

曰：『其國城基尙存而至大，晨發西門，暮達東門。澮其崖岸，餘溜風吹，稍成龍形。西面向海，因名龍城。』則所述龍城卽指剝蝕之土丘，在海之東北面，無可疑也。但若于土丘隣近山邊者，固多屬黃泥土層。但逼近海邊，以余所見者，類分三層：上層爲黃泥沙土，厚約二〇呎至三〇呎不等；中爲沙粒層，外表殭結，內含流沙；下爲鹽層，水經注所謂『有大鹽方如巨枕』是也。是由於古海之沉積物與沙泥殭結而成。或卽冰河時期所遺留。至於最上層之黃土層，疑爲後期之新沉澱物。由於吾人曾在土丘之平頂上檢拾帶繩紋之陶片及石器，且有若干墓穴，皆在黃土層與沙粒層之間。由遺物之證明，皆爲兩千年前所遺留，則土丘最上之黃土層在兩千年前尙表現其活動能力，從可知也。及進入歷史初期，因風水剝蝕而黃土層遂變爲「餘溜風吹」之龍城矣。此兩漢以前之情形也。至於魏晉以後，地形當無較大變化。吾人根據歷史所記及近來遺物之發現，樓蘭故墟在魏晉時代，尙稱繁榮。樓蘭海雖漸南移，但亦無多大變遷。故其沙漠，當亦無遷移之跡，吾人根據法顯所述可以知也：法顯佛國記云：『沙河中多有惡鬼熱風，遇則皆死，無一全者。上無飛鳥，下無走獸，遍望極目，莫知所擬，唯以死人枯骨爲標幟耳。行十七日，計可千五百里，得至鄯善國。』據此，是自玉門陽關以西至鄯善卽今密遠，皆爲沙磧之地，與兩漢無殊。至隋唐以後，則羅布情形有一劇烈之轉變矣。今次述之。

吾人根據上文所述，羅布海水在隋唐時當移轉於羅布西部，北岸在鐵干里克之西南，阿拉干驛附近，南岸達喀拉庫順邊緣，是海水已西南移矣。然則樓蘭涸海情形如何，無疑已變爲沙漠。吾人根據塞外經驗，沙漠河流與居民嘗有相互之關係：凡有居民之地，必有水草；凡無居民之地，此地必爲戈壁或沙鹵不毛之地。反之，地無水草，或成沙鹵，人民亦必遷徙而去，此定例也。樓蘭遺址在公元三七六年被放棄以後，迄今尙未恢復其繁榮，放棄之原因爲何，吾人雖未獲明文記載，但必與人爲之關係及自然環境之變遷有關。蓋自沮渠氏佔據西域，北魏隋唐繼之，其至西域通途，均行南道，而以鄯善與車師爲中心。且鄯善與車師之交通線，疑亦由營盤辛地橫斷庫魯克山而至車師。鄯善與龜茲之交通線，則疑循塔里木河向西北行，至庫爾勒，轉西行至龜茲。因此，漢魏以來以